

谈默出狱后找到安香母女实施报复

12

生死之恋

“难道谈默真的出事了？”我变得十分好奇。“是的。他真的出事了。”安芬走得很快，步子越跨越急促。这个时候，我突然想起我们好像是开着车子的，怎么把故事说着说着，听着听着，竟然两人又在徒步了呢？我不得不站住。安芬回过头来，问怎么了。我说我记得我们是上了车子的啊，上了你的波罗乃兹的呀。安芬的脸色变得煞白。看得出，她不是一般的吃惊。

我赶紧拉她的手，继续走。“可能是我记错了，大概是故事太让我们专心了。”我帮助她解围。安芬没有再作声，一步一步地跟着我走。在一个大上坡上，我们两个几乎同时发出一声尖叫。我看前方不远处，已经有亚布力思度假村的楼顶出现。而安芬则跌坐在雪地上，双手捂住了自己的眼睛。“怎么啦，安芬你怎么啦？”安芬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我看到、看到我的车子了，它就滚在、就落在那里、那个山谷里！”我沿着她指引的方向，看了一遍又一遍，没有任何东西。我说，安芬，你出现幻觉了，我们太累了，现在需要好好休息，继续讲我们的故事。“也是。现在找车没意义了，我们到了。”

在度假村里，我问安芬：“你是不是把谈默的故事说完啊？”“谈默早已经是一个死人了。”“他到底是怎么死的呢？”“被毙了。”“什么？犯罪了？”“是，并且不可饶恕。”

上海男人把烧伤的荔枝花接出医院后，他几乎崩溃了。他的女人已经变成了一个脸和脖子被烫得到处是疤的怪物，还痴痴呆呆的。上海男人就急了，有一天，突然从厨房里拿出大菜刀，说要去砍人。荔枝花走到他面前，抱住他，双膝跪到他面前。男人也跪下去。荔枝花就说，你不要跪着，我欠你的，所以我跪下来说。

男人的泪滚滚而下，他坐在地板上。

荔枝花说：你一个外地人，本来跟我们娘儿俩也没什么瓜葛，别陷得太深。你赶紧带着安香，回到你的上海去，以后不要来了，忘掉我们。如果手不紧张，就留点钱给我。安香还小，女孩子不好养，你一个大男人带一个女儿，绝对不行。你一定要服一次软，低一次头，把安香送给她妈妈，求她带着她，把她拉扯大，教成人啊。荔枝花和她的上海男人，那晚如同生死别离，交换遗言。

第二天一早，上海男人就带着安香走了。安香临走时，姐姐，你什么时候来上海找我啊？我说，姐姐明年考上海的大学，不就见着了吗？上海男人走到我的小床边，拍拍我的枕头——他一定以为他的那些钱，就压在我的枕头底下。他说，安芬啊，这个钱你们留着，妈妈不知道的，你支配着用。千万记得，姓谈的一家都是坏人，把你们害了。然后，他就带着安香走了。

据说他回到上海，就把安香送到前妻身边去了，然后到处寻找谈默。好几年后，也就是我刚才说的，我在锦州做噩梦的时候，谈默终于被他找到了。上海男人去举报谈默跟我的事，最后一番调查属实后，谈默被逮捕，以流氓罪被判了四年。事情一暴露，谈默一切都完了。出狱后，他找到上海男人的前妻和安香，把她们娘儿俩给杀了。后来他就被毙了。

这是荔枝花临死前告诉我的，她说，这一家人心真狠啊，该死。我沉默了好一会儿，然后说，是，早该死。荔枝花说我的傻女儿，你终于明白过来了。我说，妈妈，我说他该死，是因为我那笔钱没有了。看得出她十分震惊：“原来你这么傻，我还以为你自己把那笔钱拐跑了呢！”然后她别过脸去，什么也没说。直到第四

天，她才走的。

“我们都不要说这些故事了吧。”我将安芬抱得很紧。

等到我醒来的时候，发现安芬正在外面堆一个小小的雪人。人已经堆好了，歪着头，一双小黑石子嵌成的眼珠，竟然有些空灵和深邃。安芬说，她是妹妹安香。我说：“安芬，如果我也死了的话，以后你会不会在这里多堆一个我，跟你妹妹站在一起？”“当然会，如果是那样，我会把妹妹堆成一个大女孩，你们相互依偎，一起沐浴阳光，经受风雪，然后一起消融在春天里。”“堆成大女孩就是你了，就是安芬而不是安香了。”“如果她活着，她就是个大女孩了。”我点点头。我们把地上简单收拾了一番，就离开了“安香”。

这天睡觉时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自己跟安芬一起回到白天的滑雪场，然后腾空飞跃。安芬在半空中，突然脱开我的手，像嫦娥一样向高空飞去。我则急剧坠落，嘴一声砸在一块坚硬的东西上。这时，我发现，我落在一个半山坡上，我身体砸开的雪堆上，露出了一片红色。我赶紧上去用双手拨开更多的雪。我的心跳得越来越剧烈。我惊恐万分地发现，这是一辆变形的红色汽车，正是安芬那辆波罗乃兹……我一下子惊叫起来：“安芬！”

屋子里死一般静。我到处去找她，最后在茶吧的中央找到安芬。安芬竟然满面泪水。“安芬，你怎么了？为什么半夜三更跑到这里来？”安芬抽泣起来。剧烈地抽泣着：“我刚才失眠，突然想到好多天似乎跟这个世界没有联系，只跟你呆在一起，很快地相爱，缠绵，缠绵又相爱。真的，我觉得不真实了。我睡不着，就拧开电视看。我看到亚布力思度假村正在播放一则新闻。”“什么新闻啊？”

“一条交通事故新闻。说有两辆小车在通向亚布力思度假村的路上撞了，图像上显示一辆是出租车，一辆是红色的轿车，多么像我的波罗乃兹啊。”原来是这样啊。安芬是不是又产生幻觉了？我用双手抚摸着她的脸：“亲爱的，我们都好好的呀。”安芬控制不住地哭泣：“我害怕极了，从来没有这样害怕过。如果那个车祸就是我呢，甚至就是我们呢，那我们的一切，不都是假的？我是一个灵魂，还是你是一个灵魂？还是我们都是在一场梦里，明天醒来，互不相识？”我赶紧制止她胡说下去，带着她回到房间。

当我再次醒来时，天已经亮了。安芬竟然又不在了。我突然有些不良的感觉，仔细回忆这几天的一切，一个又一个疑团，滚滚而来。许多事情细想一下，都是失真的。我想起安芬脖子上的红痣。我为什么会注意和疑惑这些痣？难道不是因为，我的小学同学马力后颈子上也有几颗红痣么？我的脑海里突然跳出来一个念头：难道安芬就是马力？

可是，我马上推翻了这个荒唐的联系。她们根本不是同一代人。但是另一个疑问突然又窜出来：安芬的妹妹安香呢？

我简直无法承受这样的联想。我赶紧泡了一杯藤香茶。可是我喝下去的藤香茶，竟然变成鲜红的血液，大口大口地吐了出来。我的眼前马上同时出现了举刀的谈默，和倒在血泊中的马力母女。我的头脑里轰一声巨响。我简直不能自己了，烦躁地在屋子里跺脚，用皮鞋踹门。然后还用头去撞墙和玻璃窗。“安芬，你回来。”这些声音和我的身体一起，在半空中解体，变成尖利的冰片，散落下来。最后我跌进了一片黑暗中。

花大钱买奢侈品的富人为何没变穷

11

热点关注

人生的各种悲欢，在金钱的照耀下，变得微不足道。在悲欢之外，对于“身份”的追求，依旧是“先富起来”的圈子里，最有搞头的段子。

在某奢侈品牌的专卖大会上，一个中国富家小姐拉着一款GUCCI的手提箱准备进场，门卫礼貌地对她说，小姐，本次活动，只允许带钱包进去哟。小姐莞尔一笑，拉开手提箱拉链，露出里面的一沓沓大票，款款深情地说：Sorry呀，这就是我滴钱包哈。

有钱人嘛，撒娇也撒得这么“清新脱俗”。其实炫富啦、摆阔啦，也不是一夜之间的事情。农业时代，谁家有一头牛，就等于今天在北京城有一家自己的公司，还是稳定盈利的公司；出门能坐马车的，都是今天开兰博基尼的；你看以前的人们为表示感激，就会说，下辈子做牛做马报答你，那意思就是说，来生变成你的提款机，变成你的兰博基尼……

可想而知，拥有牛马、拥有财富的感觉是谁都希望得到的，除了满足物质享受之外，那种发自内心深处的优越感是很爽的。唉，别骂十三叔势利啊，十三叔又不是有钱人。啥叫有钱人？这没个定论，也没个标准，若硬要找一个标准，普遍认同的可能还是奢侈品。

事实上，在很多地方，对于奢侈的定义与咱们截然相反。在欧洲人看来，奢侈不是满屋子金山银山，以及为了让别人知道自己很奢侈，刻意打开窗户挂出横幅，上面写着：“见过没见过？”在他们眼里，“奢侈”是这样的：过着皇帝一样的物质生活，却能同时像闲人一样无所事事，与世无争。

然而，在我们的观念中，这哪儿算奢侈啊？没外人知道的“奢侈”，不叫奢侈，叫“可耻”还差不多。明白了吧，奢侈嘛，不是孤独起舞，而是喧嚣示人。

没办法，你我都生活在一个穷

怕了的社会，不得不依靠这种粗暴地追逐天价奢侈品的方式，变本加厉地证明自己有钱。古有牛马珠玉，今有“某某奇”家具。

别笑啊，“某某奇”家具确实不是所谓的“意大利原装进口豪华家具”，但买这家具的中国人要是放到意大利，也不见得他就有多么热衷于买当地产的家具。说白了，这就是个游戏，哪怕他花几百万买来的是一个大屏，但面对他人的质疑，他会说，就算是屏，这也是一块几百万的屏。这简直是奢侈品的最佳定义，呵呵，别谢十三叔，这样的定义闭着眼睛都能给你比划个十来条。

根据十三叔的观察，2004年、2005年那会儿，正是奢侈品在京城的各个圈子里蔓延生长的好时节。购买者因性别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消费对象，却有一个共同点：贵。

要说购买奢侈品的都是有钱人，也不见得，这就是诡异之处。某男性友人，年入不过20万人民币，在京城，这个数字绝对算不上多。但人家出手就是阔绰，为了送女朋友生日礼物，买了一个3万的LV手提包，这是很奇怪的事情，因为不合理。

圈子里都是这么干的，上班的小白领，月薪不过几千块，也要省吃俭用，攒几个月，然后买一个上万元的包。穷人的圈子尚且如此，更不用说富人的圈子了。对于奢侈品的购买，简直不是为了自己而买，套用陈奕迅《十年》里唱的：“直到和你做了多年朋友，才明白我的Gucci，不是只为我而买，也为别人而买。”用分析家的话来说则是，“以奢侈品来显示身份和获得认同，是当下奢侈品消费的主要目的。”

话说得简单，也带着点批评的味道，但是在有钱人看来，你们这都是嫉妒，都是吃醋。

2004年，在京城小范围内举行了一场展览，之所以是小范围，因为基本上没什么老百姓知道，只在一

些富人圈子里进行了宣传，形式也只是口耳相传。为啥这么做呢？因为展览的是一些私人藏品，人家说了，要讲贵族排场，平民百姓凑甚热闹？

到了展览那天，十三叔有幸到了现场，发现自己原来已经不是“平民百姓”了啊，内心激动不已，以至于都没觉得那些藏品有什么稀奇。不就是几辆老爷车嘛，看着破烂的，和谍战电视剧里的道具汽车没什么区别。

后来，在场的另一位朋友笑了，你土鳖了吧，别看这几辆车样子不咋地，你猜猜值多少钱。十三叔以为他在说笑，就说，20万一台吧……那朋友竟然怒了：啥？开玩笑也要有个底线好吧，250个20万你也不见得能买到啊，这是奢侈品，朋友。十三叔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心想：至于嘛，为了几辆破车，跳出来跟维护家族尊严似的，再说那也不是你家的啊。

之后这位朋友又无比艳羡地讲起了这几辆古董车的故事：某年，就是这辆车，你看，红色的这辆，某国的国家领导人也坐过哦。

原来如此，富豪圈子里收藏古董车，看来也不止是炫耀身份嘛。相比车展上艳羡豪车的那位朋友，十三叔还是太幼稚了。几年后，就是这位朋友，竟然真的走上了奢侈品之路，不过他买的不是车，而是游艇。

令人困惑的是，他的生意不仅没有因为他的“穷奢极欲”有所下滑，反而蒸蒸日上。原来，这是个非常隐形的秘密：富豪们要结识更多的富豪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借用购买某种奢侈品，得以进入一个或者多个富贵满堂的小圈子。

国家对于奢侈品消费的税收不可谓不重，但依然无法阻挡富人们的疯狂。十三叔的那位朋友，经营一家IT公司，承揽了大量的垄断性业务。虽然是民营企业，但赚钱一点不含糊。他神秘地说，要获得圈子里的认可，买游艇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。

一艘价值近千万元的豪华游艇，他要是不买，可能被其他做房地产的老板们买走了。看起来是小事，但以后在这个富豪小圈子里，自己就有点挂不住了。而且他的某位老关系，一直唠叨自己想要的生活，就是带着老婆孩子坐着私人游艇，像电影里的那样，去度个长假。十三叔的朋友听明白了，这才奋不顾身投入到竞买游艇的行列中，要不然，生意可能会被房地产老板抢走……

十三叔听得玄乎，想想，似乎也有道理。当然，相比于这位朋友的“无私”动机，也不排除购买奢侈品是出于其他更“私人化”的需求。在很多富豪频频在各种媒体露脸之后，他们当然希望自己的品位能配得上那些主打“奢侈”和“贵族气质”的杂志封面啊，于是乎，“贵族一般的生活”自然就需要天价私产来装点。

某软件的创始人，花费几十万学习开飞机，在圈内成了一个话题；某影视公司的老板，经营一家马术俱乐部，来他这儿骑马的不是地产大腕就是IT新贵，每匹马的身价都在好几万美元；某饮食连锁品牌巨头，酷爱收藏古董，家里的摆件和字画比他那所大宅子可贵多了……

如果每个人都有几件奢侈品，那这奢侈品也够“街机”的。年少时，每次十三叔见到挎着名牌包的美眉，奋力挤上公交车，总是有一种怪怪的感觉。成年后，十三叔某位美国朋友说过一个段子，他说每次有国内的朋友去美国，都要让他带着去一次洛杉矶的Rodeo Drive，这地界儿，大概类似于北京的新光天地，奢侈品扎堆儿。而且让他当义务导游的这些中国朋友，也并非真的买家，只是想去“开开眼”，大家想知道为哪一件普普通通的衬衫可以卖到几千美元。美国朋友说了，人家卖的就是那个牛×劲儿。

(完)



十三叔 著
厦门大学出版社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商业大佬、上流社会……你也许听过但肯定没听透彻的段子！怎样从蹬着三轮车卖键盘的小贩升级为商圈的大佬？怎样就着咖啡吃大蒜并在上流场所泰然处之？怎样不要流氓、不偷税漏税并在没有关系的背景下赚到真金白银？怎样从30万美元做到30亿美元，然后赔掉5个亿，身陷囹圄，然后再重装上阵，卷土重来……十三叔为你描绘生意场的清明上河图！

[上期回顾]

MS.Y和MS.Y的老公，是典型的“女主外、男主内”，MS.Y负责公司的公关形象，凭借阳光、健康的外形和良好的口碑，为公司添加知名度；在内则主要凭借MS.Y老公的商业运作。

MS.Y和MS.Y的老公，是典型的“女主外、男主内”，MS.Y负责公司的公关形象，凭借阳光、健康的外形和良好的口碑，为公司添加知名度；在内则主要凭借MS.Y老公的商业运作。